

拥有百万粉丝的87岁院士为何想退出短视频?

“我想退出短视频了。”接受采访时，汪品先对记者突然说道，记者猛地有点愣住了。随即，他详细解释道，“我想在科普这件事上刹车了，在最辉煌时潇洒地退场。”

这位生于上海的院士今年87岁了，他的身上有太多传奇。他曾以82岁高龄深潜南海，推动中国海洋研究诸多“首次”；也曾用3个月的时间以科普俘获百万粉丝，成为B站“百大UP主”。

科普老顽童、深海勇士、被弹幕包围的爷爷……听到这些标签，汪品先端坐起来，语速快了几分地说：“我只是个科学家，别的什么也不是。”在接受专访时，汪品先敏感地关注着时间，超过20分钟后他会问一句还有几个问题。“什么都能慷慨，唯独时间不能慷慨！”他争分夺秒，用言行诠释着：雄心仍在，人心不老。



长与短：深海浅说的冒险

“爷爷好！”“来上课啦！”点开汪品先的视频，首先涌入眼中的就是密密麻麻的弹幕。出镜时，这位眉发花白的老者爱穿白衬衫，天凉时就搭配上深色毛衣和西装外套。他端坐着，精神奕奕，条理清晰，讲到激动处总要举起一只手比划几下。

2020年末，汪品先在抖音实名注册了个人账号，他成为第一个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主体账号的中科院院士。次年6月，他又正式入驻B站，短短3个月粉丝数就突破100万。“百慕大三角的传说是真是假？”“马里亚纳海沟底下有什么？”“海枯石烂真的存在吗？”“加勒比海盗为什么出名？”……两年来他更新了80

多期视频，最高一期播放量突破400万。

“我找到了跟年轻人对话的方式，要讲故事。”汪品先自豪地说道，“只要让我讲感兴趣的、新鲜的东西，精神自然就来了。”早在10多年前，汪品先就参与主编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海洋分卷，近3年他又出版了《深海浅说》等科普读物。“我的书是闭关几十天，白天黑夜地熬出来的。”

在信息爆炸的“快餐时代”，许多人觉得短小精悍才是王道，另一些人则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。而汪品先觉得：“这个时代，说长话就是败笔。长话短说、化整为零，让年轻人愿意看，那是天大的好事。”在他的科普书籍

中，文章被分成一段段小故事，适合大家在碎片化时间里阅读，“甚至适合在洗手间里读”。他在B站发表的视频大多时长近5分钟，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发表的视频甚至仅有50秒。

几分钟转瞬即逝，但科普的影响却在这分秒的积累中聚沙成塔。在汪品先视频的评论区，许多网友留言说：“汪院士，我是您网络大学的第一批学生！”一批“课代表”会自发地总结每一期视频的知识点，跟数万网课同学激烈讨论。这让汪品先十分欣慰，他期待着自己传递的科学精神能影响青少年，某天他们会想起“曾经有个院士爷爷说过这样的话”。

深与浅：雄心不老的传奇

“200米以下的海洋没有一点阳光，这是一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没有机会看到的世界。我们用光照亮了一个永远黑暗的世界。”

2018年5月，作为南海深部计划的“导演”，82岁的汪品先搭载“深海勇士号”载人深潜器，下潜到1400米处的南海深处进行科考，在9天内完成了3次下潜。

第一次下到南海深处，汪品先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层层叠叠的冷泉贻贝群，各种各样树枝状的珊瑚组成一派瑰丽奇象。“爱丽丝漫游仙境一般，太美了，这就是我研究的深海啊！”

每次深潜长达八小时，汪品先需要一直趴在深潜器的窗口看。“这是很累的，姿势也很难看，像蛤蟆一样。但是你看不够，因为那个机遇太难得了。”那次深潜带来了突破性发现，“深海勇士号”在南海首次发现“冷水珊瑚林”，航次后他就组织了科研队伍，还帮助上海自然博物馆办了“深海园林”展览。

“南海深部计划”完成之后，他的兴奋中心就转移到“科学与文化”上来：前年开了课，今年还要出书，都是为了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搭建桥梁。近来网站上播放他评论“达尔文与华莱士”“爱迪生与特斯拉”的短视频，有人觉得这类题目离海洋太远，“不适合他来讲”。汪品先不回答，只念了两句“诗经”：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

“德育崇尚信仰，科学贵在怀疑。”在去年出版的《科坛趣话》中，他试图厘清科学、科学家与科学精神。“科学家可以是可爱的，一边开玩笑一边工作，平易近人的。”他希望以身说法，重塑大众对科学家深不可测、只可远观的刻板印象。“不要将院士和科学家捧得太高，认为他们什么都行，这反而不利于科学发展。”

他也在思索着科学文化的塑造与创新。他喜欢旅游，尤其喜欢历史古城，每年都会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去别的城市待几天。他去洛阳瞻仰唐朝的大佛像，赴泉州造访元朝的古海港，至太原参观前朝的钱庄古迹。在他眼中，文化是科学创新的源动力。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与现代科学连结融合？中国科学应有何种独具一格的文化？穿越厚重的历史痕迹，汪品先仍在思索。

新的一天，汪品先依然早早来到办公室，依然亮灯到夜晚。他伏案专心地工作，85岁向着媒体许下的生日愿望有时还会突然在脑海中闪现——他还想搞研究到90岁。毕竟，“相对于南海来说，汪品先还是小孩嘞！”（新闻晨报）

快与慢：分秒必争的人生

在同济大学的校园内，常有一道这样的风景：一位年过八十，头发花白的老教授，风雨无阻地骑着他的老式黑色自行车来到校园，每天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，一直待到晚上近十点。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说他改成步行，他却爽朗地说：“我习惯了，骑自行车能比步行节省十分钟呢。”

汪品先的生活总是这样，争分夺秒。2017年，他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，在医生的督促下将作息调整到了现在的模样，此前他甚至习惯工作到十二点。每天他都会记录已完成的事情，反思当天的时间利用效率，然后规划第二天应做什么。他笑着打趣道：“别人年底算钱账，我年底算时间账。计算出差多少天、出国多少天，甚至于编排个人当年的‘十大新闻’。”

一头扎进海洋研究四十余年，汪品先见证了太多“首次”。24年前，汪品先登上“决心号”大洋钻探船，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首次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。那时他感慨：“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成为了一名海洋地质学家。”12年前，他又迎来一件人生大事——主持我国海洋科学首个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“南海深海过程演变”（南海深部计划）。研究持续的8年间，他统管700多人，30多个实验室，使南海进入国际深海研究前列。

分秒必争的背后，是“出手太晚”的遗憾。在“决心号”钻探船上，当时63岁的汪品先是船上最高龄的。他不止一次向公众提及：“我拿得出手的东西基本是在60岁之后做出来的。我的生命已经走向倒计时，什么都

能慷慨，钱也能慷慨，唯独时间不能慷慨。”

今年夏天，汪品先想在科普这件事上刹车，在最辉煌时潇洒退场。不同媒体都曾向他抛出签约的橄榄枝，但他一一谢绝了。“做科普是一种手段，过去为了海洋科学发展，现在为了科学文化普及。我不靠科普吃饭，我就是个做科研的人。”

前年85岁生日那天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五年计划，“科普、科研、回忆录”是计划的三个重点阶段。如今已经过去一年半，是时候迈入下一个台阶，告别科普回到科学上来。“不过我录视频都是‘批发’，一次录好多个故事，然后由科普组加工成许多短视频后，陆续播放。”因此他“刹车”以后不会就在网上消失，只会发现衣着不对：天热了他还穿着毛衣。